

章台柳

〔清〕佚名 撰



导读

《章台柳》，清代言情小说，4卷16回，作者不详。小说叙述唐朝天宝年间，郑州南阳书生韩翃进京应试，居李王孙府。李王孙曾为其爱姬柳氏建章台以居，人称此姬为章台柳，而韩翃与章台柳后相互钟情。李王孙见世之将乱，遂将柳氏许嫁韩翃并赠其全部家产，自己则访道而去。韩翃中试授员外郎职离京，安禄山叛乱后柳氏出家为尼居法灵寺。动乱平息，柳氏被镖骑大将军沙吒利骗入府中久不得脱；后淄青将军许俊设法救出柳氏，韩柳团聚。皇帝闻奏封韩为中书舍人，封柳为黎郡夫人。小说敷衍唐传奇《柳氏传》而成，演叙安史之乱前后韩、柳二人的恋情及悲欢离合，展示了社会动荡中才子佳人的生存状况。

此书是仅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孤本小说，系齐如山先生之旧藏。

目 录

第一回	李侠士豪情赠骑唐明皇御幸春游	1
第二回	章台愁锁怀春女曲院欣逢悄意郎	5
第三回	佛殿中欣传玉合幽闺里巧露机关	8
第四回	侯节度新蒙敕授轻娥婢细问根由	13
第五回	韩氏子明园配柳李家郎弃产寻仙	16
第六回	沙番归顺禄山逆韩子登荣柳氏欢	20
第七回	斩逆使侯公拒间初登第员外参谋	23
第八回	果老仙偈言指教法灵寺祝赞平安	27
第九回	韩参军东会青州唐陛下西迁蜀地	32
第十回	因避乱柳娘祝发	36
第十一回	华山上逢婢谈旧幕府中寄诗遣奴	39
第十二回	奚奴问息逢尼院	42
第十三回	入虎穴柳姬底节访云台故友谈心	48
第十四回	回沙王府主婢欢遇通政门合囊互投	53
第十五回	许虞候计归完璧沙将军疏还紫骝	59
第十六回	尚书郎议奏丹陛方外人同蒙敕封	64

第一回 李侠士豪情赠骑唐明皇御幸春游

词曰：

华堂春色浓于酒，花插盈头杯在手。百年三万六千场，人世难逢开笑口。

青天高明闲搔首，眼底英雄谁更有？试歌垂柳觅章台，昔日青青今在否？

右（上）调《玉楼春》

李王孙仙游浊世，许中丞义合良缘。柳夫人章台名擅，韩君平禁苑诗传。

话说唐朝天宝年间，有一才子，姓韩名翊，字君平，本贯邓州南阳人氏。生得颜如宋玉，貌似潘安，儒雅风流，性情洒落，胸藏五车之书，口擅八叉之技。学压班马，才冲斗牛。但家室萧条，尚未婚配。只为应试礼部，因而流寓京师。橐囊已空，衣食莫给。幸遇长安城中一个李王孙，散财结客，置驿邀宾。犹如孟尝君，不亚孔北海。与韩生萍水相逢，却相交甚契。但他的真名真姓，总不肯道出，一概称为李王孙。大约是有托而逃的光景，韩生亦不能深究，惟有朝朝把臂，日日谈心，总不厌倦。一日，当二月中旬，春和景丽，残梅洒雪，细柳餐风，意欲约李王孙携他家乐，郊外一游。恰好李生来访，让至斋中，分宾主坐定。韩生道：“小弟蒙兄矜爱，诸般周济，高厚之德，何以报之。”李生道：“我们义气相投，斯文契合，另是一种神交，岂同那世上一等怪酸的，惟知锦上添花，谁肯雪里送炭。以后这些感激套话，韩兄再不要提起，才是吾辈相处哩。此时花朝在迩，风景渐和，欲到春郊闲游，一开吟兴如何？”韩生道：“正有此心，

至期敬当如约。”李生道：“韩兄，你抱此才学，不久待诏金门。但这时节，内廷专宠，边将擅兵，眼见天下多事了。你既学成文武器，自当卖与帝王家。但不知遇主何年，不胜翘望。”正说话间，忽见小伺牵一骏马，向李生道：“郎君马在此了。”李生道：“韩兄，小生不惜千金，买得此马，你试一赏鉴。”韩生道：“果然好马。你看他竹批双耳，镜夹方瞳，我再赞他一诗何如？”李生道：“愿闻。”韩生随口题道：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中散碧蹄。

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李生夸道：“真乃佳作，如爱此马即当进上。”韩生道：“既欲共之，只得留下。多谢了。”李生道：“苍头，把这马送到韩相公厩中去。”苍头应声去了。韩生道：“李兄，我们到门前闲玩一回何如？”李生道：“使得。”二人刚出门来，只见一伙人，携着笙管笛箫，急忙而过。韩、李二生问道：“你们那里去的？”众人道：“我们是御前供奉人，皇帝爷与贵妃娘娘，要往乐游园赏春，如今去教坊司点名哩。”二生道：“原来如此。”随后又一班人，慌慌张张，各执乐器而走。二人又问道：“你们往何处去的？”乐人道：“我们是杨相国家乐人，相国爷与诸姨们，要游秦川，如今去府中点名哩。”二生道：“却又如此。”李生向韩生道：“往年天子行幸，赐长安士民，大酉甫三日。我们虽不得侍驾，也去游玩一番。今日暂别，至期同行。请了。”正是：

蓬莱阁下是天家，上路新回白鼻马。

急管昼催平乐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且说内使高力士，现授右监门卫将军之职，殿头供奉班首，传宣是明皇最宠信的内使。

到了花朝，早来伺候。说：“今日圣上同贵妃娘娘行幸曲江，闻得国舅和那虢国夫人们，也去游赏。或者中道相逢，又不知几多恩泽哩。”道言未了，只见有两个宫娥笑嘻嘻走将来。却是怎的？不免前去问他：“宫娥，御驾今日游春，此时贵妃娘娘，像是未动身。你道圣上如何却这般宠他？”宫娥道：“高公公怪他不得，去年重阳，我随去绣岭宫登高，娘娘醉了，我也就戴在他头上哩。”高力士道：“调谎，娘娘若醉了，不知多少人扶着，怎么戴在你头上？”老宫娥道：“听他扯淡，他折得一枝醉杨妃菊花，戴在头上，说是娘娘一般。”高力士道：“这算不得。”小宫娥道：“我前几日，春色困人，略与娘娘睡一睡，委的是好。”高力士道：“一发胡柴，娘娘如何与你睡？”老宫娥道：“他赖风月，前日在书几上，偷得本郭舍人《壶谱》投了个‘杨妃春睡’，就说与娘娘一睡。”高力士道：“如何算得呀。”

隐隐闻得脚声。“想是圣驾来了，我在此伺候，你们且速避去。”宫娥道：“使得。”只见圣上与贵妃同至。明皇向贵妃道：“朕与卿遇此月夕花晨，正好天行云从。”贵妃道：“臣妾愿同观瞻。”高力士跪倒说：“百花院采得千叶绯桃进献。”明皇道：“妃子，此花既可销恨，又足助娇，朕与你戴上何如？”随将花戴于鬓边，说：“果然鲜花，更添秀色。”高力士禀道：“奴婢奏上，早已传旨，銮驾司列仗，光禄司排筵，金吾卫清道，宜春苑演乐，俱各齐备。”

明皇道：“启驾前行。”只听那外厢，群呼万岁，声到龙耳。吩咐道：“金吾官，不得惊动都人，由他瞻仰。”众应道：“领旨。”又谕高力士道：“传旨到曲江南苑去。”高力士道：“领旨。”只见銮驾凤辇，一拥而去。

且说国舅与虢、秦二夫人，一簇男女，往秦川进发。一路上说笑欢腾，香气盈陌，锦绣迷目。只顾游玩，尽有落翠遗钿的，也有失帕抛巾的。惹得那观人夸他富贵，羡他豪盛，声满花尘。忽听杨国忠吩咐道：“家奴们，你们五家，每家一队，不可混杂。”众人应道：“晓得。”又向前一望问道：“那一片绿的，是何处？”众役道：“是秦川。”吩咐道：“催往前去。”

众应道：“晓得。”这且不表。

却说圣驾正行，闻得一声喧哗，问道：“是何处喧嚷？”高力士奏道：“是杨丞相、大姨八妹们游春到此，朝谒圣驾。”明皇道：“传他进见。”那杨国忠得旨，近前跪倒：“臣杨国忠见驾。”二位夫人跪下说：“臣妾虢国、秦国见驾。”明皇道：“卿等平身，今日之游，乐乎？”

三人齐答道：“陛下恩波，俯及臣等，乐事仰同。”明皇道：“今春乍雨乍晴，不寒不暖，真好天气。”两位夫人道：“陛下元德格天，圣母徽仪应地，自当雨师效驾，风后扫尘。”明皇道：“可命梨园子弟，与谢阿蛮、王大娘辈，各随本技，一路承应前去。”高力士将旨传出，只听哗啦啦琵琶声、支支笛儿、骨冬冬羯鼓、悠扬扬玉箫，一派笙管齐鸣，许多箏琴并奏，忙杀了梨园子弟，累坏了歌舞娇娘，哄动了一街两巷，共去观瞻。慌张了老叟幼童，齐来窥探。果是繁华，真个热闹。高力士方敢奏道：“日御暂停，夜筵已启，请圣驾回宫。”杨国忠和虢、秦二夫人说：“臣等趋送。”明皇道：“不消了。”只见圣驾一拥回去。杨丞相等，亦催赶回府去了。这正是：

古来徒羨横汾赏，今日宸游圣藻雄。

第二回 章台愁锁怀春女 曲院欣逢悄意郎

话说李王孙改名藏姓，旁人总不知道来历。家有万贯，地有千顷，使奴唤婢，结客宴宾，极是豪侠一流。家中有爱姬柳氏，却是他自幼养育起来的，安于章台别墅。手下有个心腹侍婢，名唤轻娥。一日，当花朝时候，不免有些春愁，怎见得：柳含烟，花蘸雨，春色已如许。绣户罗帏，探取起还未。他待娇情人扶，懒听人唤，是何处流莺双语。

右（上）调《祝英台》

柳姬道：“奴家柳氏，长安人也。从小养育在李生家。他交游任侠，声色自娱。奴家年方二八，尚在待年。我女侍数人，只有轻娥粗通文义，颇识人情，却也那晓我心事来。”轻娥道：“姐姐你清歌善舞，尽可博欢，有此才貌，将来自然嫁个俊俏才郎，有什么心事来。”

柳姬道：“我性厌繁华，情耽文墨，况且我郎君暂称豪俊，每爱仙游，那桃夭之期，知在何日。这些时，日暖风恬，花明柳媚，好恼人的春色也。”轻娥道：“门色初高，晓妆久待。

双鸾镜，九凤钗，燕脂螺黛，俱在此了。我看你星眸半掩，笑靥懒开，还像是春梦未醒的光景。你梳妆起来，我与你再把眉儿重描一描。呀，到似一段春愁扫不开的模样。”柳姬梳妆已毕。“那杏子衫，茱萸带，凌波罗袜、镂麝金裙，也都在此了。可试穿一穿。”柳姬穿完，说：“我且下阶行行，可好看么？”轻娥道：“只是围带宽些，想是腰肢瘦损了些。”柳姬道：“那画阑杆外，簇簇摇摇的是甚东西？”轻娥道：“这是云影和那花荫。你看这豆蔻花，就是我姐姐

模样。再看这满床丝竹，已被尘埋。想你近来，弦管也都生疏了。姐姐这两日不到门前那银塘上，草都青了。我看你许多幽怀，何日得金屏射雀，才得欢容。”柳姬道：“我便是李家人了，如何能有那日。”轻娥道：“我们游玩半日，天色将暮，且与你回绣阁去罢。”

正是：细树含残影，春闺散晚香。到了次日，柳姬起来，梳妆已罢，忽想起一事，说：“轻娥，我曾许法灵寺绣幡一挂，前几日绣得大半，没情没绪，又丢下了。今日清闲，乘此春和，正好做完，你再添些香去，烹茶来。”轻娥道：“姐姐，牙尺剪刀，金针彩线，俱安在阁子上，沉水香也放在炉里了。

我再去烹茶拿来。”柳姬才把幡儿拿起，绣了一回。说道：“奴家如此虔心，或有灵应，也不可知。”只见轻娥走来，说：“姐姐，茶在此，你的幡绣完了，先挂起来看看。”随将幡悬上，说：“呀，你看光彩迷目，锦色迎人，好一挂幡儿。”柳姬道：“轻娥，后日是黄道吉日，你可去法灵寺，寻悟空老师，办些香水挂在佛前。”轻娥道：“晓得。”柳姬道：“我前日教你曲儿，你记得么？”轻娥道：“这几日姐姐不去理会，轻娥也忘记了。”柳姬道：“趁着无聊，试再教你一番。”重新又教唱数回。轻娥道：“多谢姐姐指教。你看，春气余寒，转添愁绪。那红楼之外，浓李落梅，都是些长安仕女，与你倚阑遥望则个。”柳姬一探，说道：“你看，轩车映日过，箫管逐风来。”轻娥道：“姐姐，若非邯郸友，便是洛阳才。待我把帘儿卷起。”

忽听一片马嘶，说：“姐姐，那西郊头一个少年郎，骑着匹马，敢打从此间过哩。”柳姬道：“是那骑紫骝的白面郎么？把帘儿放下来。”

且说韩生游春回来，经过此处，说：“这是章台之下，方才楼上的人儿，想在此了。”因下马来，吩咐小厮：“你且牵马回去，我随后步来。”小厮应声去了，韩生道：“门开在此，待我窥看。呀，有这般好楼阁哩。雕阑十二，真个好观。”听得楼上说：“姐姐，那碧桃花开得烂熳也。”说完笑了一声。韩生道：“可谓一笑东风放碧桃了。”轻娥道：“门外为何犬吠？”

我去看来。”下楼来，见了韩生在那里探望。“呀，是谁家郎君，辄敢到此。”韩生道：“便是瑶池蓬岛，也须有路。”轻娥道：“谁引你来的？纵瑶池有路，恐无青鸟。”韩生道：“小娘子就是王母使者了。”轻娥道：“呸，你错想三偷阿母桃了。”韩生道：“小娘子，岂不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轻娥道：“我又不是郑康成家婢，谁与你诗云子曰。”韩生道：“小生寻春，郊外迷路到此，愿借琼浆，以慰消渴。”轻娥道：“且不要忙，我去问姐姐，肯时擎一瓯与你。”“姐姐，门外便是那骑马的少年郎在此，你嫁得这般一个也勾了。”柳姬道：“这丫头是甚说话来。”轻娥道：“他道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柳姬道：“他可知道‘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吗？”轻娥道：“茶借他一杯也无妨。”柳姬道：“你与他有甚往来？”轻娥出外道：“快去，快去，偏你会说诗，我姐姐道‘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哩。”韩生道：“借茶何如？”轻娥道：“他说了，你与他有甚往来。”竟自转去，说：“姐姐，我们掩上门自去也。”

正是：“日暮且归去，江城未可邀。”

却说韩生，自忖道：“这是我邻近人家，到不知有这般绝色。好令人惊魂动魄，须索打听一番便了。”

第三回 佛殿中欣传玉合幽闺里巧露机关

话说法灵寺，有许多尼僧住持。每日里有那士人随喜的，也有女眷们还愿的，来来往往，甚是热闹。到人散之后，未免也有些偷情的勾当，从来女庵中断无清净的。有词为证：身如杨柳面如花，削发披缁学出家。道是佛胎容易结，年年生个小呱呱。

右（上）调《诵子令》

其中有两个小尼，一个名唤法云，一个名唤慧月，清晨起来，开门洒扫。法云说：“师弟我这法灵寺，是先朝长孙娘娘盖造的，香火最盛，如今春明景和，多有烧香仕女，随喜官员，都要来此。师父下山去了，且与你打扫殿堂，开门等候则个。”

且说轻娥领了柳姬之命，迤逦行来，说：“此间已是法灵寺。只听得鸣钟击鼓，想禅师们都在殿上了。不免径入。列位师父万福。”法云道：“呀，柳娘子家轻娥姐，为何到此？”

轻娥道：“我姐姐向日许下佛前绣幡一挂，今日特还前愿，命我来此，拜上老师父，酌水焚香，通个意旨。”法云道：“家师不在荒山，我们就此行事。”随将法器动了一回，说：“轻娥姐拈香，待我宣疏跪读：窃以金仙出世，启震旦于东方。宝律披文，衍恒河于西界。仰凭法力，缔结良缘。南瞻部洲，大唐国长安，李门柳氏，向许本寺师尊座下，绣幡一挂，今遣侍女轻娥，持贽信香，拜还前件。伏愿韦驮尊者主盟，忍辱仙人普化，过去未来兼现在，明证三生，多福多寿亦多男，消除百难。又愿轻娥，就为厮养妇，也偕鸾凤之欢。若近主人翁，常跼鹭鸶之步。”轻娥道：“佛前休得取笑。”慧月道：“好好，幡挂起了，再与你祝赞祝赞。四天神女献花来，八部龙王大

会斋。小姐今春还捉对，轻娥明岁定怀胎。”轻娥道：“经上那里说怀胎。”慧月道：“我念的胎骨经。”礼佛已毕。“师兄，你去收拾，我陪轻娥姐阁上廊下行行。”法云道：“使得。”慧月说：“轻娥姐，随我来。你看，这是潮音阁。那是诸位禅院，转去就是回廊。”轻娥道：“果是幽清。”慧月道：“山门下又有人来也。”

却说韩生，偶然闲步，经过禅林，说：“你看，朱门半开，已到法灵寺了。那前面有一女娘，见了我，怎生若惊欲避。却是半面低回，又似恼还是喜的光景，却是为何？呀，我那里曾遇他？”想了一想：“似红楼下那女子一般。且住，天下有这等厮像的么？”那边轻娥亦低头暗想，说道：“郎君像曾见来。”韩生迎着道：“小娘子拜揖。”轻娥道：“相公万福。”慧月道：“韩相公，荒山募缘疏头，要请大笔。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你家孔圣人，也重我们。”韩生道：“怎见得？”慧月道：“你不见孔圣人叫做仲尼。”韩生道：“使不得，呵佛骂祖。”慧月道：“师兄取茶，再不见来，我催一催去，你们坐坐。”韩生道：“小娘子，记得小生那里相遇来？”轻娥道：“今偶相逢，原无半面。”韩生道：“数日前寻春郊外，章台之下，红楼之上，曾遇小娘子来。”轻娥道：“你说曾到章台，可知此间从何处去？”韩生道：“在柳市南头。小生那日借一杯茶，兀自不肯，就把门儿锁上了，也太绝情。且问小娘子，何事到此？”轻娥道：“为挂幡而来。”韩生道：“原来如此。敢问宅上小姐无恙么？”轻娥道：“承问何为？”韩生道：“小生居止，原与章台相近，虽非西第之宾，实慕东家之子。”轻娥道：“相公差了念头，只似想做春梦也。我姐姐冰清玉洁，莫认东家之女。”韩生道：“小生马上遥望，尚未分明，像也不见何如。”轻娥道：“我家姐姐貌如西子，色比王嫱，正当二八之年，堪称窈窕之女。”韩生道：“果然

这般，敢是未成人哩。攀话良久，到不曾动问小娘子谁家宅眷？”轻娥道：“妾是万岁街李王孙家女郎。”韩生道：“呀，原来是我好友家。失敬了。”轻娥道：“适闻长老叫韩相公，敢是与我郎君相契的韩君平么？”韩生道：“就是小生。”

轻娥道：“郎君常道相公才貌来。”韩生道：“多承奖饰。那红楼上小姐是谁？”轻娥道：“便是李王孙柳姬。因他性好幽闲，别居在此。韩生道：“是人传的章台柳么？”轻娥道：“正是”。韩生道：“如此小生枉劳神了。你小姐年已在时了，李郎怎生只放闲他？”轻娥道：“相公又来劳神。他好事也只在这早晚了。”法云走来道：“你们在此话长哩。”韩生道：“长老，小生有一个小玉合，原是族中韩休相国家的，欲托令师换数百文钱，以为杖头之费。”法云接看道：“好玉合。轻娥道，你看，气吐白虹，文雕彩凤。虽然径寸，便是连城。”轻娥道：“我姐姐妆奁中，玉导金篦都已有了，正少个玉合儿。”韩生道：“便奉小姐，聊充膏沐。”轻娥道：“自当奉价。”韩生道：“小娘子告别了。长老拜上令师，改日再访。”法云道：“多慢多慢。”轻娥亦道谢而归。正是：

细蕊浓花满目班，忽闻春尽强登山。因游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话说柳姬，打发轻娥挂幡去后，独坐无聊，说：“轻娥料想也就回来，我且在绣帘下等候片时。”只听得外面有人说话，一个问：“往韩君平家从那边去？”那个答道：“柳营西去便是。”少迟，又有一个问信的说：“俺是高常侍，去访韩相公。王摩诘员外、孟浩然山人去了么？”有人应道：“有两位过柳营去了。”柳姬俱听在耳中。“呀，又是访韩君平的。那韩生在长安作客，末路依人。幸他门前犹多长者之车。有此才学，愁不名登天榜。得与他婚配，真好福

分。我想起李郎，珠围翠拥，何惜我一人。虽有此意但怎好说出口来。你看到飞絮横空，香尘扑地，好春色都辜负也。吾闻‘士羞自献，女愧无媒’。罢了，我终是笼中之鸟，那能自由。不免少睡片时。”

且说轻娥转回，说：“姐姐晚妆未毕，怎生就睡去。”候了一时，柳姬醒来道：“轻娥，你回来了。”轻娥道：“是，幡已挂完，倒得一个好信来。”柳姬道：“有甚好信？”轻娥道：“你道那日红楼下那郎君是谁，就是东邻韩君平。”柳姬道：“早知是他，借杯茶与他吃也罢了。”轻娥道：“如今也尚未迟。”柳姬道：“他认的你么？”轻娥道：“那一双俊眼儿就认得。再三问姐姐起居。”柳姬道：“这丫头，问我做甚。”轻娥道：“姐姐，还有一件东西儿。谢了我，方与你看。”柳姬道：“我也不要看他。”轻娥道：“啊呀，姐姐好乔作衙。”随将玉合拿出，递与柳姬。柳姬接过来一看，说：“好个玉合儿。”轻娥道：“与温家玉镜一般。”柳姬道：“玉镜是结婚的故事，说他怎的。”轻娥道：“姐姐，我家李郎，虽是豪侠，你在此也不过选伎征歌，那里是出头的勾当。倘随着韩君平，早讨个夫荣妻贵。纵然不能，郎才女貌，却也相当。”柳姬道：“李郎负气爱才，最重韩生，无所吝惜。只是我原非口女，他也难同弃妻，如何使得。”轻娥道：“姐姐事不可料。”柳姬道：“哎，这话也休提了。李郎说今日来看我，还不见到，你且去门前伺候。”轻娥道：“晓得。”

果然李生走来，问道：“你姐姐在那里？”轻娥报道：“郎君来了。”李生见了柳姬，说：“你好生妆裹，数日后要会客哩。”柳姬道：“天气困人，这早晚好生体倦。有的是他们一班弦管，好省我了。”李生道：“我此番宴客，不是他们好承应的。柳君道：“是

谁？”李生道：“是韩君平秀才。”柳姬道：“韩君平一穷士耳。”李生道：“你那晓得，他虽穷士，是当今一个大才子哩。近有寒食诗，都谱入御前供奉了。”柳姬道：“可是那‘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诗么？”李生道：“便是。”柳姬道：“清新俊逸，庾、鲍不过如此。”李生道：“你在此数载，一向深藏，似这般人，也该一见。”柳姬道：“豪客贵人，郎君不教妾一见，而见一穷士，真高义也。那韩秀才家徒四壁，并无个当垆丽人，我郎君所不足者，非财也。况且后房玉立，有女如云，又能黄金结客，最心许者，惟韩生一人。看那韩生，所与游多名士，必非久贫贱之人。”李生背身说道：“这妮子倒是个女英雄。自古道‘凌霄之姿，安能作人耳目之玩乎。’我有道理。”转身说道：“柳姬，韩君平仆马之费，我尽输与他。只是一件，凭他这般才貌，必须得个丽人。只今谁有似你的。”柳姬道：“呀，郎君不用多疑，终须石见水清，休猜有女怀春。”李生道：“你且安心，还是去么？”柳姬道：“郎君有命，妾须强行。”李生道：“如此我去，其日，你只到春明园来。不要送了。”正是：桂山留上客，兰室命娇娃。轻娥道：“姐姐你听得郎君说么？”柳姬道：“轻娥，你好轻信。”轻娥道：“大丈夫一言为定，那有不真的理。只是韩生忒贫些。”柳姬道：“这何足病，你且看他人地，岂有韩夫子而长贫贱者乎。我只虑他薄幸。”轻娥道：“敢或有大娘子，也不可。料他不薄幸。”柳姬道：“轻娥，适才那玉合做甚？我不曾问你。”轻娥道：“这也是韩君平的，他客囊亏乏，将来托悟空师父转卖，是我袖来与姐姐。”韩君平说道：“就奉姐姐，聊充膏沐。”柳姬道：“那有这话，你且送钱十千，为取酒之资。”轻娥道：“我有计了。只做送钱与他，因便探他事体何如？”柳姬道：“你总来闲在此，这也使得。”不知李生肯把柳姬赠韩君平否？且听后回分解。

第四回 侯节度新蒙敕授轻娥婢细问根由

话说平卢帅府，气象雄威，兵甲齐整。一日，大开辕门，鼓吹升帐。主帅坐于虎皮椅上，说：“下官姓侯名希夷，营川人也。身長七尺，学敌万人，从戎十载，仅得副将平卢。一月前，因那王元志之子，殒身部下，共推我为节度。押衙许俊，义烈超群，骁勇绝世。他道是，六师无主，众意所归，劝我权且俯从，以安反侧。我就遣他，具表奏闻去了。近闻安禄山这厮，善得虏情，将窥神器，不时窃发，须要预防。日下狼烟暂静，把军士们操练一番。中军官那里？”有人转上，说：“中军官叩见。”侯节度道：“今日开操，你到将台上传令，中军操鼓拏旗，四面分营结队，务要首尾相应。步伐整齐，违者以军法从事。”中军道：“得令。”出去宣传已毕，又吩咐道：“中军官，再传令，务要旗职鲜明，戈矛犀利，弓弯满月，马逐奔虹。违者以军法从事。”中军道：“得令。”又出外宣述一番。望见许押衙捧着敕书下来，慌忙摆香案迎接。押衙下马，进了辕门，来至堂上。说：“圣旨已到，跪听宣读。皇帝敕摄平卢节度使侯希夷，顷者，祸降平卢，变生肘腋，共戕若主，归命于卿，尔即暂授本官，毋兹狂狡。虽少嫌于专制，实有利于国家。尔奏以闻，朕心加悦。今就授尔为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尔其益懋忠贞，作先敌忾，乃眷西顾，守在四邻。押衙许俊，面阙之日，进阶二级，别有敕行。钦哉勿忽，谢恩。”侯节度谢恩起来，押衙上前打恭说：“久违麾下，恭喜主帅，”侯节度道：“惧难胜任，何喜之有。许押衙，一路上多劳苦你了。闻范阳禄山，颇有异志。”许俊道：“范阳与此处，地相接踵，灾近剥肤。有倚主帅在上，料不患他。”侯节度道：“许押衙，军士

们今日我已操演一场，自后，你可常监督他，定要精强，须同甘苦。

其不用命者，付军正司治之。”许俊道：“领钧旨”。随各退去。

真个王师非乐战，果然士子慎佳兵。

今朝莫负卢龙塞，他日归邀麟阁名。

且说韩生，闻知柳姬就是李生畜养的，把那妄想心肠消归无有，每日在旅馆，未免寂寞。忽发叹道：“我韩君平从来慷慨，不会凄凉，近来却另是一番光景。想我风流出众，才气无双，不能寻个倾城佳人，与他匹配。到如今，功名未就，四海漂零，如何是好。”当此春景融和，不奈乡心忽动。正是：

自在残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猛听门外，娇滴滴声音，行来叩门。“待我开门，看是何人？呀，原来是李家女郎。”轻娥道：“相公，你在此何干？”韩生道：

“我这里昼眠。”轻娥道：“莫非中酒？”韩生道：“何尝中酒。”

轻娥道：“非关水酒，定是伤春。”韩生道：“我那里伤春来。”轻娥道：“前拿去玉合，姐姐奉价十千，以为取酒之资。”韩生道：

“这是平乐价了，女郎请坐。”轻娥道：“相公是郎君契友，怎生好坐。”韩生道：“女郎原是大人家风范，况且柳夫人有命，道不得个敬主及使么。”轻娥道：“僭了。相公客舍萧条，何以娱目？”韩生

道：“归思甚浓，马首东矣。”轻娥道：“一向与我郎君相处，到不曾晓得相公行藏。敢问几时到此？”韩生道：“淹留已久。”轻娥

道：“莫非寻亲？或是访友么？”韩生道：“李郎与我倾盖相与，承他过盼，是没有的。”轻娥道：“家里中馈，自然是闺秀佳丽的了。”

韩生道：“室中尚无人哩。”轻娥道：“莫非秦楼楚馆，有些牵连，故此久留么？”韩生道：“不欺女郎说，闲花野草，也不到小生眼

底。”轻娥道：“久别故园，又无妻室，未免太孤冷了。”韩生道：

“小生青年，不愁佳丽。”